

潮头拾贝 |

冬季,心也挂上防滑链(组诗)

(四川)许庭杨

雪白成谎言

面对积雪,我想起一些词语
干净,却带着寒意
想起一些语气,漫不经心
却带着杀气,想起一些笑容
像是花开,却藏着刀的锋利
积雪真的白得纯洁,白得
令人欣喜,却像谎言
把色彩、芳香的活力终结

我不来,冰雪不化

我不来
冰雪不化
山野一片白
动物植物们沉默
大地不需维持

雪把树干压弯
弓箭一样
把冰棍射出去
泥土抬起头
拱不破头上的寒冷

草木想呼口气
轻松筋骨
溪水还在犹豫
花朵们伸头望望
又缩回根须

泥土肯定疏松了
慌乱的痕迹
感染树枝
不能怪我唐突
带来太多的暖意

什么都不说吧
当我转身
冰雪就无踪迹
树木们可以笑
我不可怕

残雪像补丁

把山野搞乱
森林衣衫不整
白得像结结实巴的语言
又像重重叠叠的补丁
轻言细语的风
暗藏锋刃
把快乐割碎
把忧伤缝合
泥土里不安分的根须
花的、草的、树的
乱成一团
鸟儿藏起声音
只有几个城里人
拿出手机
也不管像素高低
留下残雪的身影

残雪和阳光较劲

阳光爬上山顶
还有残雪,和阳光较劲
不让阳光和泥土接触
万物不敢吭声
阳光把温暖砸下来
残雪举起坚硬的寒冷
我们站在中间
左右为难,鸟儿
怕声音被砸碎
假装冬眠,连跳跃也不敢
只留下几个偷偷摸摸的脚印
蛇虫们不选边站队
在泥土里做梦
动物们,还在实施宵禁
我在森林边哈几口气
搓搓冻红的双手
急忙从阳光和残雪中抽身

大面积寒冷

从河谷到山坡
遍地寒冷
先没收泥土的温暖
野草仓促干枯
一些惊慌失措的小树
纷纷把树叶掉在地上
又逼鸟儿失联
打电话也不接听
我在风中行走
包裹好肌肤
思想却在寒冷中收缩

切割一块冰

跑几十公里路程
去五洞为你切割一块冰
阳光从背后涌来
心形的图案,发出晶莹的声音
我顺便舀几瓢阳光
灌装在遐思里,不等春天
花朵们火急火燎起来
就提前让思绪缤纷
冰融化了,流淌成情感的溪水
哪怕岁月干旱
你也不缺少滋润

冬季,树枝像思绪

条条道路都覆盖着冰雪
行走时,人心也挂上防滑链
风凛冽,冰冻了老树
更不放过嫩叶
树枝像思绪,结着厚厚的冰
看似晶莹,却逼生命窒息
等待气候转暖,大地
才萌动创造力

(作者简介:许庭杨,男,四川叙永人,四川省作协会员,县作协副主席。曾在《中国作家》、《诗刊》、《星星》诗刊、《草堂》等报刊发表过诗文作品。现为文艺内刊编辑。)

立冬书

(湖北)王建新

立冬,就是打开一扇窗
让飘洒雪花的记忆扑面而来

一叶知秋的树木
裹紧了身子,蜷曲的叶片
吹奏着金黄的哨音
风的手指梳理着
枝头上残存的骨节
抖落一地细碎的阳光
夜幕下打着灯笼追寻萤火
好让这薄凉的月光
穿越林荫和水面
给秋虫们找到翅膀的安放之所
河滩上的芦苇,倒悬着旗语
向远去的雁阵招手致意
远山和村庄被薄雾层层包裹
隐居成一桩春秋大梦
消瘦的河流,横卧山川
用一根琴弦弹奏着云水禅心
很显然,北风蓄谋已久
这场风雪恋情即将上演
草木生灵们都将
褪却浮华,素颜朝天
去赶赴一场风花雪月的传说

站在冬的门槛上,我把
自己堆成一个雪人
用目光犁开一条雪路
渴望用千万朵雪花
装点沿途的风景
然后点亮万家灯火
逆着北风去季节的交会口
迎娶这温暖的白

我在咀嚼这个冬天

(广东)淡上

我在这个冬天里蹒跚
把每一个日子都置于荒野
我曾无数将笔墨淋漓到处
怜惜冬的薄雾
装满了贪婪人的行囊
细数冬的荒芜
掏空了我快乐的心绪

我在这个冬天里流离
把每一个日子在心中蹒跚
生存的空间若瓶颈一般狭窄
栓塞不断在阻挡血液地畅通
拐弯处还是曲折的阡陌
出口处寻觅如此精疲力尽

我在这个冬天无家可归
昔日避风遮雨的地方
今日已是四处漏风
这生活的坎儿
在呼天喊地中翻读着
纷繁世界
还得自己用心寻找答案
挣脱上天给予的羁绊

我在这个冬天里凄冷
苦海撑舟
菩提树下悟出一缕浅薄
一件袈裟璀璨耀眼
能遮住几个祈盼人的愁颜
能承载多少个苦难滂沱
渺渺云烟流泪怎会感叹
心曲还得自己吟唱
才能表现乐章谱写时的初衷

我在这个冬天里情殇
丰满的情感在流淌遗失
不见苍穹山水的妩媚
不见人间红男绿女的招摇
以心度尘色即是空
一目空空已了然

在这个冬天里
我很冷很痛很苦
我在等雪花飘落
也许雪地里流淌的是泪滴
唯独那个努力却不幸的人
还把用旧的情感藏在枕畔
所有的心情都向相反的方向偏激
我已经被俗世隐瞒
将暧昧文字的精心挑选
封住所有的心事
慢慢咀嚼这无情的冬天

一只天鹅的孤独

(四川)李茂鸣

刚从雪山飞回的
一只洁白的天鹅
一直在光滑的湖面旋转
顾影自怜,并不断向天空举起长号
自诩自己,找到了
终身相许的伴侣

这初春的一幕,发生在
很久以前,但至今难忘

自恋的天鹅
总在水面不停地旋转
并举起长号,向路人诉说

当天鹅一羽冲天,湖中的影子
也总是十分的迷乱
找不到爱的方向

一只自鸣得意的天鹅

完全是上了影子的当

一只只与自己影子相恋的天鹅

注定终身孤独,找不到可以

依靠的岸

一只天鹅的孤独,完全来自

她自身美丽的羽毛

潮头品茗 |

在我的记忆中,小姨每次走过村头的那棵老槐树,总是徘徊不定,似乎有一桩心事或者说记忆在此留存,每次见了我特别亲近,给人一种难以揣摩和异样的眼神,……

不难想象,这里自然有她的故事、秘密与隐情。

三十多年后,身患绝症的她决定带着我与母亲去了那个令她朝思暮想的地方,也许是她在即将离世之前,似乎要圆的最后一个梦!

几经周折,我们来到了祖国南疆一个庄严肃穆的烈士墓碑前,小姨与母亲停住了脚步,我分明预感到了什么。此刻母亲挽扶着病体连连的小姨似乎喃喃着什么“先走者为神,我来晚了”等等我似懂非懂的话语。尔后十分悲伤地一边点香烧纸,一边磕头作揖。随即,姐妹俩在一阵抱头痛哭之后,给我讲述了三十九年前那晚令人感动而痛心的往事:

那是一个月缺之夜,这位烈士千里迢迢探亲回到家,哪知还未等他上了土炕。县武装部派专人急匆匆送来了三封加急电报,说中越边境有战事发生,要他速返部队……

据说小姨从小与这位小伙玩耍长大,又在同一所学校同一个班级读书念字,可谓青梅竹马。小伙参军入伍后,两人鸿雁传书往来音讯不断,并私自定下了相伴终身的婚姻大事。

节气过了大雪,时间就悄悄地睡进了冬天的怀抱里。

故乡的冬天,是一幅寂静淡雅的水墨画,广袤的大地上,漫山遍野都是碧绿的大白菜,也有白萝卜、红萝卜,郁郁葱葱地在雪后的土地上点染着一方浅绿或淡青。此时,家中的主菜就是大白菜了。洞庭湖区土壤肥沃,生长出来的大白菜叶片肥硕,结球紧密,有机质丰富。宋代范成大诗云:“拨雪挑来塌地菘,味如蜜藕更肥浓。”这“菘”,指的就是大白菜。母亲炒白菜,喜欢用大火,塞满灶膛的棉梗燃起的熊熊大火,把大铁锅烧得微红,等菜油炸香炸熟后,把切成横条的整竹筐白菜倒入锅中,“嗤”地一声,白菜便在火和油的浸润中,变得润滑服帖,翻炒两三分钟,油亮亮地铲起盛进一个大洋瓷钵中,就是全家在冬天鲜美的美食了,柔柔的糯糯的,自有一种淡淡的甜味渗透其中。如果炒白菜时加入一点红亮的剁辣椒,那就色香味俱全,更是别有一番风味了。有时也吃白萝卜,切成细细的银丝,放入蒜叶炒,也是甘脆爽口,满嘴清香。那些年,总有表姐表嫂冬闲时从长沙的乡下来跟母亲学缝纫,吃一个冬季的大白菜和白萝卜,年底回去,都长得面色红润,脸蛋红扑扑的。母亲每次过年回娘家看望外婆,舅舅姨妈们总说:“你们洞庭湖区的大白菜真是养人哩!”

冬日寒风呼啸,掠过树梢,发出尖锐的哨声。天气再冷,父母也不得清闲。父亲要外出冬修水利,母亲忙着去别人家做缝纫,我们姐弟几个大多数时候是呆在低矮的茅屋里,团坐在火架的四周,听大姐讲故事。火盆中是灶膛里取来的棉梗灰,夹杂着未燃尽的炭火,火力较旺,是烤红薯的上好燃料。等烤到全身发热,我便拿起锄头,跟一群小伙伴去地里翻找红薯。红薯在洞庭湖区长势好,农民往往只挖

守望

(陕西)米宏德

他这次回来名为探亲,实则是与双方家人协商确定下这门婚事。

两颗炽烈的心还未及碰撞,时间紧急,军令如山,那容他还有片刻迟疑。于是在母亲的好心撮合下,俩人悄悄在村头的老槐树下见了面。一千多个日日夜夜的别离,四年多的挂肚牵肠,使这对有情人在相见的那一刻不容分说……

在这一刻,那激动人心的一幕幕霎时凝聚了夜空,害羞了星星。在东方渐渐泛起鱼肚白之时,他俩恋恋不舍地挥手告别,尔后他毅然踏上了返归部队的漫漫征程。

也许这是上苍的安排,也许是命运注定两颗跳动的心在此崩裂,终将一个纯真的生命个体就此萌生……

三个月后,这位勇士在战斗中光荣牺牲。在与敌人肉搏时,他死死掐着敌排长的脖子,紧紧咬着敌人的耳朵,双双滚下悬崖,与敌同归于尽。据说他在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还断断续续念叨着小姨那如玉般的乳名……

噩耗传来,小姨几度昏死,她不但失去了

心上人,还有腹内的那条小生命没有了父亲,这一切的一切让她无论如何也无法面对与接受。但生活还要继续,再后来无奈的她只好选择嫁给了一个大她十一岁的本村栏羊后生。也许命运在捉弄人,后来,不幸的她在成婚七年后丈夫因病撒手西去,这是后话。

为了守住这个秘密,为了保住小姨的名分,为了留下这颗爱的结晶。母亲假装自己怀有三个多月身孕,并偷偷将小姨接进家门,以伺候自己为名,来遮掩这在当时社会还属于“荒唐”与不可见人的丑闻。

十个月后,随着一阵婴儿的呱呱落地,这个上帝恩赐的小生命,在母亲的妙计之下,村里村外无一人得知真相从此这个小生命成了名正言顺的母亲所生……

当我听完这则故事,也顾及不了那威严的座座墓碑,以及一股又一股来此祭奠的人们,一扑跪在小姨与母亲面前,泪如雨下,万般伤心。

片刻后,小姨告诉我和母亲,说她死后一定要将她安葬在村头那棵老槐树的附近……原来老槐与小姨竟然与我如此恩重情深!于是我情不自禁地一头扑进小姨的怀里:“娘啊……”

此刻青山低垂,啼鸟无声,一阵雷声打过,爆发出咆哮与嘶鸣……

冬天的味道

(湖南)严岳新

走碗口大以上的红薯,鹅蛋大小的疙瘩就丢弃在地里,这些丢弃的红薯就成了小孩子们的“鹅蛋面包”。红薯是糖分充足的黄心红薯,每次拿上几个,煨在烤火盆里,不到半个时辰,满屋子就飘逸着烤红薯的香甜味道。大姐用火钳把红薯夹出来,拍掉灰尘,小心地撕掉外皮,里面烤得焦黄焦黄的,让人忍不住暗暗吞下几口水。大姐把红薯掰开,塞进我的嘴里,一股香脆甜蜜的味道便直透心田,一直弥漫在我童年的记忆里。

在冬天,母亲还有一道家传的菜肴——红薯叶煮鲫鱼。红薯叶是需早早准备好的,洗净后晾在竹篱上,脱水一个星期,密封在坛子里半月,挖出来仍是清香扑鼻。鲫鱼需一两寸长的小鲫鱼,放进锅中油炸小炒几分钟,加入盐料剁辣椒生姜和紫苏,再把切成小块的红薯叶倒进锅中翻炒均匀,充分入味,倒入凉水慢慢烹煮,十来分钟,锅中热浪滚滚,浸透鱼味和红薯叶清香味的热气,就从灶屋飘荡到了邻家的屋檐下。

小时候,父亲常说瓜菜半年粮。的确,冬天的大白菜、红薯、白萝卜、胡萝卜,都是我们童年在寒冷的冬天里香甜的主食,庆幸故乡肥沃的土壤滋育出了丰盛的蔬菜和瓜果,才让我们在那个饥荒的年代里不至于忍饥挨饿。

如今,时节又进入了深冬,而故乡却早已远离,父母也已故去,只有故乡白菜的柔糯淡甜和红薯叶煮鲫鱼的清香,在梦境中隐约地浮起,如母亲做菜的味道一般,在脑海里飘飘荡荡,回旋婉转,沾湿了梦中的春花秋月,也沾湿了父母依依不舍的目光和月光下那片寂静翠绿的土地。

红薯叶煮小鲫鱼是冬天不能常吃的美味,一般都是在父亲冬修水利归来的时候吃。门外白雪飘飘,寒风刮过树枝发出尖锐的呼啸,暮色苍茫,听到哥哥养的大白狗撒娇地叫唤,便知是父亲回来了。于是奔出去,扑到父亲的怀里,父亲抖掉身上的积雪,却教起了我刘长卿的诗句:“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

一家人团团围住煤炉火锅,父亲边吟哦着唐诗,抿着小口谷酒,边夹起一筷子热气腾腾的红薯叶,那种怡情和逸致,恐怕是非醉吟先生“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而不能比拟的吧!

小时候,父亲常说瓜菜半年粮。的确,冬天的大白菜、红薯、白萝卜、胡萝卜,都是我们童年在寒冷的冬天里香甜的主食,庆幸故乡肥沃的土壤滋育出了丰盛的蔬菜和瓜果,才让我们在那个饥荒的年代里不至于忍饥挨饿。

如今,时节又进入了深冬,而故乡却早已远离,父母也已故去,只有故乡白菜的柔糯淡甜和红薯叶煮鲫鱼的清香,在梦境中隐约地浮起,如母亲做菜的味道一般,在脑海里飘飘荡荡,回旋婉转,沾湿了梦中的春花秋月,也沾湿了父母依依不舍的目光和月光下那片寂静翠绿的土地。

悠悠小巷情

(江西)彦青

的。

此时,我恍若远离了红尘,置身于一段旧时光里,一伸手仿佛就可以抓住时光的衣袖。小巷两侧的一砖一瓦、一檐一窗都能勾起怀旧的思绪,曾经的繁华与热闹在小巷里还可以找到一些印记。路过一些老屋时,发现有的关门闭户,门前长出的几株花草给老屋带来了几许生机,也给像我一样的过客带来了几番感慨。

有的老屋大门敞开,屋内有老人在做手工活。有一个老阿婆微笑地望了我一下,又低头在缝补她的衣物,那饱经沧桑的笑容酷似我祖母的微笑,充满了善意与亲切,似一抹阳光,温暖了我的心田。偶尔见三两个小男孩蹲在小院里玩玻璃珠,玩得十分带劲,这方小小的天地竟盛下了他们童年的快乐。一阵磨剪

子菜刀的声音悠然飘入耳鼓,只见一位老者肩扛装有砂轮的长凳朝我走近。那极富韵律的吆喝声正契合了小巷的意境,这种风景出现在这里是最美不过的。

秋风在小巷里溜跶,它时不时轻摇一下东家的树叶,抚弄一下西家的花草,舍不得离去。阳光走进了小巷也变得格外温柔,凭着它的巧手把老巷点缀成一处禅意飘逸的静地。巷子深处偶然传来一两声麻雀清脆的鸣叫,是居住在此害怕孤寂抑或是它们担忧小巷太寂寞,想用鸣叫声来驱赶逗留于此的寂寞。

我从一条小巷转入另一条小巷。一路漫步,一路采撷着生长于小巷里的诗情画意,直至落日的余晖渐渐消退,小巷也随之昏暗下来,我才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小巷。

返回的路上,我仍在回味着小巷赠给我的悠长情韵。但愿这些小巷一直保存下去,给生于斯长于斯的人留住一些乡愁,也给这座城市留下一片历史的印痕。

我鼓励着自己,珊瑚从身边而过、各种各样的鱼从身边游过……

海底的世界在我的眼前亮了。亮了,像电影在我眼前移动着。

那是诗意般的海底,每一样都折射出诗的灵动。那是画卷般的海底,展开瞬间有了韵味。那是迷人的海底,一游近即刻被美丽的装饰迷住。

我在海底做了一条鱼,一条不曾到海边的鱼。

再回头望椰树,绿意盎然与风交流,享受阳光的温暖。天蓝蓝的,与海水一样蓝,几乎融为一体。

美啊!一个活生生的亚龙湾,走进我